



张红欣

ZHANG HONGXIN

— 著 —

南海出版公司

列 反 吊

张红欣

ZHANG HONGXIN

— 著 —

南海出版公司

· 海口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裂帛 / 张红欣著. — 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,
2016.11

ISBN 978-7-5442-8546-9

I. ①裂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48028 号

LIE BO

裂帛

作 者	张红欣
责任编辑	曾科文 孙翠萍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(0898)66722926(出版) (0898)65350227(发行)
社 址	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: 570206
电子信箱	nhpublishing@163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
印 张	8.5
字 数	182 千
版 次	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8546-9
定 价	32.8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— (目录) —
c o n t e n t

密码	// 001
礼堂	// 051
折耳根	// 116
请问你找谁	// 163
白巧云	// 239

密码 |

手机在裤兜里叮叮当当响起来，曹卫东伸手去摸，那边却哑了，之后又响，又摸，又哑。反复几次，曹卫东找了个树荫，掏出手机，眯着眼鼓捣了一阵儿。

手机是柳眉买的，三星N7100。柳眉说，这叫智能机——智能机懂吗？跟电脑差不多，有了它，你就能跟整个世界对话。曹卫东觉得，智能机千好万好，有一点特别不好，就是接电话时很容易碰到不该碰的地方。比如今天，今天他肯定碰了哪儿，才一连几次按掉了对方的电话。曹卫东在树影下鼓捣了好一阵儿，才把电话拨回去。

是他的一个客户。电话一接通，对方激动的情绪差点把曹卫东掀个跟头：“……挂电话是吧！挂电话就能躲得掉吗？要是不接电话能解决问题，你们永远都别接，你们躲一辈子！”

他说“你们”。曹卫东等对方咆哮完，才开始问怎么回事。

到建材市场买完壁纸，曹卫东开着“松花江”直接去了柳眉家。柳眉正在做面膜，客厅采光不好，门一开，柳眉一张雪白的

脸从门后闪出来，两只黑眼珠滴溜一转，把曹卫东吓了一跳。看见曹卫东那副表情，柳眉噗一下笑出了声。

“本女鬼只勾魂，不夺命，”柳眉说，“怕什么呀你！”

柳眉刚洗完澡，头发湿漉漉地散着，身上若有若无一缕幽香。高中毕业、教过十年初中语文的柳眉知道美人出浴的意境，更知道扬长避短，一边揭下脸上的面膜，一边按亮了客厅灯。灯下的柳眉越发身长玉立，肤如凝脂，脸上的皱纹雀斑脂肪粒统统淡得看不见了。曹卫东身上忽地一热，一下忘了此行目的，铺垫都没做，径直把柳眉扑到沙发上。

“才几天，”柳眉躲闪着，“你一向都这么没出息吗？”

这话简直就是鼓励了。曹卫东血脉偾张。身下的女人扑腾得像条鱼，欲拒还迎，态度又暧昧又刺激。曹卫东正不知从哪儿下手，鱼儿自己从睡袍里游了出来——柳眉居然没穿内衣。一丝不挂的柳眉光溜溜地横在曹卫东面前，眼里水波荡漾，嘴角照例噙着一丝笑。

果真是勾魂。曹卫东欲火中烧，套子都没戴，便直奔主题。

柳眉刚到曹卫东他们学校时，不是这样，那时候的柳眉很青涩，或者说很木讷，作为年级语文教研组组长的曹卫东，几次没事找事的搭讪，都被她的手足无措顺了过去——她那么慌乱，仿佛所有来自异性的搭讪都疑似侵犯，曹卫东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悠着点儿，比如说方式，措辞，眼神，语调，像一场拖沓的前戏，悠着悠着，曹卫东就阳痿了。

新学期一开始，曹卫东把柳眉的课全部调到了上午，并且额外加了一节公开课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柳眉拿眼睛追逐着曹卫东，

终于在一个没人的空当，期期艾艾地开了口。

“曹老师，我上午的课，能不能减一节？”

曹卫东抬起头，询问似的望着柳眉。

“我得回去，给孩子喂……喂奶。”

曹卫东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，目光理所应当地往下移了移。

初秋，天气还不算凉，柳眉穿着件白底碎花的收腰小袄，宽袖，立领，对襟，一排手工盘扣像一溜含苞未放的花蕾，把个领口扣得严严实实。曹卫东却在这身严丝合缝的装束下，看出了一派波涛汹涌，他甚至能够想象柳眉柔软的胸脯下，点滴奶水如何聚少成多，汨汨潺潺，溪流一样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，渐渐充盈乳尖——没办法，这女人太漂亮，尤其是，她还在哺乳期，身上散发着雌性动物特有的味道。一段时间以来，曹卫东觉得自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公狗，办公室里八个人，闭着眼睛，他都能知道哪个动静是别人的，哪个，是柳眉的。

“怎么开会时不说？”曹卫东说，“课表都排好了。”

课程到底做了调整。柳眉是代课老师，没有正常的育儿假，但公开课还是她的任务——这种人人避之不及的事，不安排代课老师安排谁呢？曹卫东说，你不想加分吗？不想转正吗？不想被人肯定吗？如果想，这就是最好的机会。

柳眉低着头，一下一下绞着手指。

曹卫东笑了：年轻人，就得有股子冲劲儿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你去准备资料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跟我反映。

柳眉的设计其实做得不错。她选的是《爱莲说》，开篇用了《诗经》里的一句：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有美一人，伤如之

何？”由此展开古人对“莲”意象的深究；中间穿插了几首诗，“九月江南花事休，芙蓉宛转在中洲”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”“断无蜂蝶慕幽香，红衣脱尽芳心苦”——除了稍嫌卖弄，也还算贴切；结尾则略作升华，引申到莲是佛教圣物、清洁的象征，正好扣了周敦颐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主题。

这是教案里摘出来的一小节，曹卫东基本没做改动。他不怕柳眉写不好，他怕她讲不好。有的人就这样，一肚子文韬武略，写也写得，画也画得，偏偏拿到嘴巴上就不行。

事情跟曹卫东预料的一样，公开课那天，提前准备了半个月的柳眉，在十几位外校同行面前，不出意外地卡壳了。足足有半分钟时间，柳眉捏着粉笔呆立在讲台上，脸上一片茫然。坐在教室后排的曹卫东眼疾嘴快，适时提了个承前启后的问题：

“柳老师，请您解释一下古文里，关于莲、荷、芙蓉、菡萏的概念？”

这是他们共同研究过的一个问题。柳眉顿时活了过来。后面的课讲得非常顺利，柳眉始终保持着流畅的思路，有条不紊。一个月后，公开课评比结果揭晓，柳眉得了一个加分。

柳眉买了个笔记本感谢曹卫东，扉页上还写了留言，像中学生之间的友谊。笔记本照例是挑没人的时候交给曹卫东的，接过本子的曹卫东，打开扉页就笑了。

“齐头并进。”曹卫东边笑边瞅了柳眉一眼，“我可以理解成比翼双飞吗？”

“就是……就是共同进步的意思。”柳眉红了脸。

“比翼双飞不是进步得更快？”曹卫东顺势牵住柳眉一只

手，“你我好比鸳鸯鸟，比翼双飞，在人间……”

“曹老师——”柳眉一边往回缩着手，一边往门口看。

“他们都开会去了。”曹卫东手上用力，柳眉站立不稳，被他掳到怀里。

“曹老师，我、我得回家了。”

“回家……嗯，回家喂奶是吗？”曹卫东低下头，脸埋进柳眉脖颈间，手顺着腰间摸索上来，他被柳眉身上一股腥甜味道弄得头昏脑胀，迷醉中，手背忽然一阵火辣辣地疼，随即便是一声脆响——挣出半只手臂的柳眉，扬手给了曹卫东一记耳光。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，柳眉恼羞成怒地跑了出去，留下曹卫东一个人，捂着腮帮原地发怔。

身下的柳眉咿咿哦哦叫起来，像三级片里的女主角。曹卫东激动难耐，身体带着某种报复性的快感遽然坍塌。完事后的柳眉去了卫生间，曹卫东四脚朝天摊在床上，听着卫生间哗哗的水流声和柳眉含混不清的哼唱声，才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。

“杜鹃山庄的乳胶漆，是你换的吗？”

隔着磨砂玻璃门，曹卫东大声问了柳眉一句。

“什么？”水流声停，柳眉探了半个头出来，“你说什么，我听不清。”

把装修队的账目交给柳眉，是曹卫东他妈决定的。

在此之前，曹卫东从没见过那么爱记账的人。高中毕业的文科生柳眉，对会计那一套几乎是无师自通。据柳眉自己说，每年她都会买两个账本，一本总分类账，一本现金账，现金账记流

水收支，分类账记支出种类。大到买房置地，小到油盐酱醋，甚至一包卫生巾，柳眉的账上，一笔一笔都有记载。年底她还会分析一下收支，比如食品类消费是不是过低，服装类支出是不是太高，化妆品该不该节约一点，份子钱能不能省下一部分。

十几年来，柳眉的账本，摆满了整整两节书柜。

从准婆婆的角度看，柳眉的确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。所以，对于母亲的决定，曹卫东什么都没说——他反正也有没有换女朋友的打算。人到中年，尤其是男人，肩上扛负的东西越多，对实质之外的形式就越淡漠，好比做爱，年轻时可能还追求灵肉合一，这时候更注重的，则是肉体的酣畅淋漓。柳眉不错，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，床上也绝对癫狂，对自己更是死心塌地，这就够了。曹卫东的当务之急，不是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，而是尽快把父母的生活，推回正常的轨道上——他们都七十岁了，他能尽孝的时间已经不多。

倒是他父亲老曹，犹豫了一下。人是会变的，老曹说，柳眉进城十几年了，东东跟她交往才几个月，这样，合适吗？

曹妈妈立刻抹起了眼泪。她不是哭给老曹，而是哭给儿子看的，自打曹卫东回来，老太太干涸了十五年的泪腺就恢复了正常，不高兴她要哭，太高兴也要哭，忆苦要哭，思甜还要哭，各种哭无非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儿子来哄。每次，曹卫东都像哄小孩一样哄她，非常耐心。

“我还能活几年？”老太太抽抽搭搭地说，“我得赶紧看着他们结了婚，把这一摊子家业撑起来，再给我生个孙子，我的孙子姓了李，我没脸见祖宗啊……”

第二天，柳眉又添了几个账本，像模像样记起了装修队的账。

说起来，老曹是第一批涉足家装行业的，20世纪末，曹卫东还是人民教师的时候，他爸已经组织了一班人马，搞起了装修。那时候的家装业，赚钱跟玩儿似的，老曹说，哪像现在，门窗厨卫都是定制的，瓷砖跟地板只能落个工费，像咱们这种小装修队，有利可赚的，也就剩个墙面了。曹卫东觉得，柳眉是被他爸最后那句话启发的。柳眉说不是。

“这还用启发？”柳眉说，“你去打听打听，哪个装修公司不这么干，我不过是把他们的乳胶漆换了个型号，一桶才差八十块钱，有的还换品牌呢，也没见这么闹的。”

因为活儿小，虽然合同上签着曹卫东的名字，杜鹃山庄这单业务，其实一直是柳眉在操持。业主方是个四十多岁的律师，发现自己的内墙漆被调包之后，马上叫停一切活计，就地索赔。柳眉跟他协商几次无果，索性不再理那人。

“我都答应他重做了。”柳眉说，“一切损失我们承担，他还是不干，那我怎么办。”

“赔。”

曹卫东点上一根烟，半天没听到柳眉吭声，抬眼看了她一下，发现她也在盯着自己。柳眉的眼睛挺好看，细长而弯，像枚月牙。

老曹刚刚起家那会儿，曹卫东还在教书，上班时间他是园丁，周末摇身一变，他就是装修队的二老板，家装业那些猫腻，他全懂。不但懂，曹卫东还是内中高手：电线不套管，水管走斜线，进料吃回扣，材料以次充好，面积谎报多报，工艺能省则

省……1996年他接了几个独门别墅，三个月的活儿干下来，净赚十几万。别人骑自行车上班的时候，曹卫东已经开上了“桑塔纳2000”，所以，当柳眉说“你去打听打听”时，曹卫东靠着沙发，闭上了眼。

“好吧。”

柳眉顿了顿，拿起手机，开始给律师打电话。曹卫东一根烟抽完，又续上一根，她们还在就赔偿问题讨价还价。曹卫东起身去了卫生间。

说到底，柳眉还是有点儿怕他。曹卫东生起气来有两种表现。一是主动发声，连珠炮般罗列对方一二三点错误，也不给人解释机会，转身就走。二是不发声，比如上次，上次曹卫东在柳眉手机里发现了几条短信：“对不起我在开会，不方便。”“我在开车，稍后联系你。”“晚上七点，老地方，不见不散。”柳眉正在厨房，曹卫东把手机搁在茶几上，到门口招呼一声就走了。一连半个月，曹卫东都没联系柳眉，那时候他们刚开始相处，柳眉还在矜持阶段，曹卫东没动静，她也不问怎么回事。等曹卫东打算开始第二次相亲的时候，柳眉来了条短信，口气是隐忍而小心翼翼的：最近还好吗？天冷，出门多添件衣服。

拿着手机，曹卫东的心底痉挛了一下。

就是从那天开始，曹卫东发现，柳眉跟从前不一样了。他们当晚就住在了一起，与其说曹卫东主动求欢，不如说他顺着柳眉的意愿，一步一步上了她的床——柳眉做了一桌好菜，他们还喝了点儿酒，不多，酒后的柳眉两颊酡红，双眸如水，呼吸都有点粗重。之后他们看了个电影，到一半时，柳眉去洗澡。卫生间的

门斜对着客厅，磨砂玻璃不隔音，哗哗的水流声肆无忌惮地溅出来，曹卫东艰难地盯着电脑屏幕，然后，屏幕卡住了。

是杜拉斯的《情人》，镜头停留在床上，光线幽暗的房间里，梁家辉梦游般一件一件脱去女主角的衣服，画面外，老杜拉斯在平静地述说：他把裙除掉，把白色的内裤除掉，他抱起她，就这样，把赤裸的她抱上床……屏幕上，女孩的肌肤白得像缎子，曹卫东手忙脚乱，他关不掉那个画面，电脑莫名其妙卡死了。

身后有吃吃的笑声，曹卫东转身，柳眉裹着浴巾走了出来。

对于过去那半个月的冷遇，柳眉丝毫没有要追问的意思，她像没事人一样，仿佛那半个月从她生活里剪掉了。倒是曹卫东，几次拐弯抹角，终于拐到了那几条短信上。

“你说那个呀！”柳眉大笑，“你、你，哎呀，你要把我逗死了——你这是吃醋的节奏吗？”

柳眉拿过手机，按了几下：“喏，看好了，有人打电话来的时候，要是我在开会，我就按这条，对不起我在开会，不方便；要是我在开车，我就按那条，我在开车，稍后联系你，是不是省事很多？”柳眉伸出一根手指，在曹卫东鼻子上轻轻一刮，“——傻孩子，这叫短信模板，不懂了吧？”

鼻梁上像有一只蚂蚁爬过，有点儿凉，又有点儿痒，曹卫东抹了一把脸，他被柳眉的俏皮弄得有些不知所措。印象中的柳眉温和安静，很少这么放肆。

“赔吧。违约金，两万元。”曹卫东从卫生间出来时，柳眉已经打完了电话，她看起来有点儿阴郁，手机啪一下丢在茶几上，同时丢下一句脏话。

还他妈律师呢，柳眉说，这不是讹诈吗？

三百五十平方米的墙面，刷三遍立邦美得丽，曹卫东的报价是一万块，其中包括人工、辅料、乳胶漆。现在，按合同约定，他得把做好的墙面铲掉，再打底、批平、重新刷漆，还要额外支付业主两万块违约金——柳眉的合同签得有漏洞。曹卫东觉得，十五年的牢狱生活后，他跟这个社会严重脱节了。

也不是没有心理准备，比如说他不会用手机，不会玩电脑，不会开电视——现在的电视都配着机顶盒，两个遥控器一起用，曹卫东就蒙了，不会使银行卡、信用卡、门禁卡、电梯卡，各种卡，去超市他不会存包，去医院他不会挂号……但这些都没关系，曹卫东觉得，真正困扰他的，是某些方面，他正在跟公众标准背道而驰。

比如柳眉。柳眉变了。当她喜欢君子的时候，曹卫东是个纯粹的流氓；当她喜欢流氓后，他变成了君子。再比如他的客户，当他是奸商时，他们狗屁不懂，任宰任割，当他遵纪守法后，他们反倒学会了挖坑挖阱。还有，比如他前妻江小鱼，当年，他入狱的第二天，江小鱼就抱着孩子来跟他离婚；现在，他出狱的第二天，她又抱着孩子来复婚——当然，这个孩子是别人的。江小鱼把哭闹不止的孩子丢到沙发上，她比孩子哭得还伤心：“咱们好好过，把儿子喊回来……咱们一家三口再也不分开，啊，再也不分开——哭！哭什么哭！”江小鱼抬手，一巴掌甩在哇哇大哭的孩子身上，那孩子号得更凶了。

曹卫东抱过孩子，拿纸巾给他擦了擦鼻涕。

江小鱼擅长哭。恋爱时，曹卫东还没怎么样，她就哭了，说曹卫东冷淡，怠慢了她；接吻也哭，曹卫东激动得一塌糊涂，江小鱼哭得泪眼婆娑；初夜哭，因为不是正式的洞房花烛；怀孕后她吓得直哭；生孩子更是哭得惊天地泣鬼神。结婚以后曹卫东才明白，哭是江小鱼跟这个世界沟通的方式，就像正常人靠语言交流一样，江小鱼的存在感，是通过哭来实现的。

江小鱼唯一没哭的一件大事，就是跟曹卫东离婚，那天，她抱着他们的儿子，神色平静地把一张离婚协议推到曹卫东跟前。

“过段时间不行吗？”曹卫东说，“让我爸妈缓一缓。”

江小鱼摇了摇头。曹卫东看见，她的眼眶里布满了血丝。

江小鱼嫁了邻村一个姓李的屠夫，儿子曹江也改名李江。每次曹卫东他妈说起这件事，牙齿都恨得咯嘣嘣直响，“她要改嫁，没问题，我们不拦着，可她就不能等两天吗？咱家前脚出事，她后脚就走道儿，走也就走了，还给孩子改了姓……年年过节，我跟你爸早早准备好一桌子菜，就盼着小江能来，看看爷爷奶奶，她就是不让。别人家过年欢天喜地，我跟你爸拿着压岁钱，给不出去，她不是人哪……”

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，空气里有细小的尘埃，从曹卫东这个角度看，他妈一头干枯的白发也像蒙了灰尘，没一点儿光泽。曹卫东走过去，把老太太揽在怀里。

“你早点回去吧。”曹卫东跟江小鱼说，“不然待会儿妈回来了。”

他说“妈”，而不是“我妈”，江小鱼忽然激动起来，“不是我不让小江看爸妈，是他不让。”江小鱼嘴里这个“他”是李

屠夫，“你知道吗？他不是个男人，自个儿不行，就变着法子折腾老婆。自个儿生不出孩子，就恨全天下能生出孩子的人。在他跟前，小江不能提爸爸，不能提爷爷奶奶，提了我们娘俩都要挨打……你看，这儿，还有这儿，都是他打的。”

江小鱼撩起衣襟，左肋上赫然一道瘀青。曹卫东闭上眼。孩子又咿咿呀呀哭起来，江小鱼不耐烦地拎过来，把衣襟往上撩了撩，拿奶头堵住孩子的嘴。曹卫东忽然有点儿不伦不类的尴尬。江小鱼瘦得厉害，胸上肋骨根根可见，一只乳房被孩子叼在嘴上，瘪得像个口袋。曹卫东想起了奶牛一样结实的柳眉。他站起身，安慰地拍了拍江小鱼的背。

对江小鱼，柳眉始终抱着同情的态度。当然，有时候，在合理范围内，她也故意吃点儿小醋，像炒菜时添的作料，不抢风头但滋味十足。

“她也不容易，”柳眉说，“那个杀猪的，本来自己不能生，非要赖到女人身上，三年打跑了两个老婆，江小鱼跟他全须全尾地过到今天，不但没被打跑，还拉着他四处求医，给他生了个儿子——你说，这是不是证明，他们之间感情还算不错，嗯？”

最后这句发问，是冲曹卫东来的，柳眉的语气里，有感慨，有同情，有醋意，有调侃，仔细琢磨，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幸灾乐祸。曹卫东垂下眼。

“她活该。”曹妈妈说。

“是。”柳眉迎合着老太太，“——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嘛。”

曹卫东推门走了出去。外面下雨了，硕大的雨点挟着尘土的腥气砸下来，在地面上腾起一阵细小的烟尘。院子里堆着前天买

的木料，他得把它们倒到仓库去。

柳眉随即跟了出来，帮曹卫东打开仓库大门。整个过程曹卫东都没跟柳眉说一句话，搬最后一块木料时他划破了手掌，血瞬间涌出，柳眉尖叫着跑过来，扯下脑后系着的手绢，帮他捂住伤口。手绢迅速被鲜血洇透，曹卫东看见，按住他伤口的那只手开始慢慢颤抖，柳眉呼吸急促，脸色煞白，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手绢，仿佛那血是从她身上流出来的。然后，柳眉摇晃了两下，整个人像一根煮熟的面条，软软地瘫了下去。

柳眉晕血。

那年也是这样，曹卫东满身是血地闯进办公室，把柳眉吓得魂飞魄散：“怎么了你？”柳眉手一哆嗦，一只茶杯被碰到地上，摔得粉碎。

曹卫东没理她，几步窜到办公桌前，哗一下拉开抽屉，从一堆乱七八糟的书里翻出一个钱包，又转身打开铁皮柜，找出一身干净衣服，换掉身上的血衣血裤。他的左臂受伤了，鲜血从刀口处不断涌出，迅速染红了新换的衬衣。曹卫东找了条毛巾，一撕为二，中间打个死结，扔给呆若木鸡的柳眉：“快，帮我绑一下——快点啊！”

柳眉哆哆嗦嗦接过布条，她的手还没碰到曹卫东，就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

雨大起来，风里有含混的热气，曹卫东弯腰抱起柳眉。这个动作晚了许多年——那天的柳眉也是这样，一声不吭倒了下去——她在地上躺了多久？她是怎么醒来的？柳眉软塌塌地横在曹卫东怀里，像只熟睡的猫，她的长发蹭着她的臂弯，水波一